



“新山乡巨变”的文学书写

□ 李云龙

长篇小说《种粮记》是作家李桂平继《种城记》后，推出的另一部姊妹篇作品。《种粮记》系中国作协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2026年推出的首部作品。作品聚焦一个名为谷村的“中国进士第一村”，讲述了李小青夫妇回乡种粮并带动李效、李东升等人参与产业项目，共绘乡村振兴、文旅融合新画卷的故事。

作品以农事丰收、人民福祉为小说灵魂，由二十章的篇幅构成，小说选择了一个细小而特殊的故事地点——“谷村”，言其细小，是把它放到地图上几乎找不到；说其特殊，缘于它是一个“上万人的村庄，清一色李氏子孙，分三个村委会管辖”，历史上，村子共出了进士68人，举人115人，岁贡生、拔贡生、贡生、邑庠生260多人。

《种粮记》的故事主线，是主人公李小青和妻子陈俊从城里返乡种粮。夫妇俩供职于深圳的同一家公司。妻子是副总，丈夫也身处重要的管理岗位，都是不折不扣的干才。李小青动员妻子舍弃优越物质条件，先后辞职回了那座久违已久的“进士村”，鼓起了耕地千亩的勇气。李小青种有机稻，陈俊则办儿童康养中心；夫妇俩还促成了一些李氏宗亲共同参与栽禾植稻，带动了包括原单位年轻老总在内的许多人给予其支持帮助。

本书全部章节围绕这对核心人物的离去和归来，进行了高强度的故事讲述。小说通过回望与前瞻，构建了一种独特的群像艺术空间和文学价值体系。

在扉页上，作者简明揭示了这种天然使命的内蕴：“一个家族耕读传家的密码，一个民族粮食安全的隐忧。”与此相呼应的，则是小说主人公的自题联语：“仰天仰祖仰历史，种粮种心种未来。”作者所表达的是一种强烈信念：对文化传统的怀想，对国家命运的凝眸。

如果把扉页上的两个句子和文本中的这副对联看作小说总纲，则二十章里的每一处，都与此有着或明或暗的对应和牵连关系。换言之，《种粮记》里的人物勾勒和叙事建构，均形成了某种联动，是思想观念的冲突，是文化风习的碰撞，也是时代观念的契合，还是乡土世界的升华，更是农村新变的投射。

第一章开头，说的就是“李小青几乎没费多大劲便把一千亩水田经营权流转到自己名下”。言说通俗明白，却关乎整个国家、整个农业往何处去的宏阔背景，蕴蓄其间的则是极富冲击力的时代巨变。它至少有着如下意味：土地流转和乡村发展；农业提速和技术进步；国家惠农和政府放权；当前生态和未来前景。自然，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反衬出了乡村所面临的严峻现实：作为薪火相传的农耕文明，眼下是否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危局？水田经营权之所以如此大面积地流转，是否为耕田者种粮意愿渐趋削弱所导致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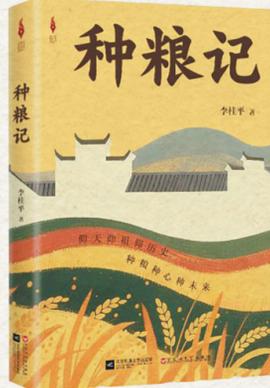
《种粮记》沿着“种粮”的情感线、农业“生态”细节化那样的艺术靠泊进路，将谷村的“第一历史前提”，做了丰盈的诗性展现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作家更是深度审视了当下乡村的历史和现状。他在书中写李小青对身为乡村赤脚医生的四叔李国强——被村里男人视为“那双贼眼能看穿布”的“老家伙”特别敬重信赖，是由于老头“豁达，颇有几分古代士大夫的气质”，“喜欢读书，行书写得极好，时不时作一首古诗”，还“迷恋翻族谱，搜集整理祖先留下的文集”。

原来，作家真正起心动念要完成的任务，乃是怎样用小说细节阐释耕读传家的谷村密码，是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“新山乡巨变”的繁荣图景。在这方面，《种粮记》就是想借写“四叔李国强”，借写李小青等，直指我们民族曾延续千年的乡村文明形态。于是，李国强的眉眼行止，便显得生动无比。

在李桂平笔下，“种粮”及相关情事，不仅是内部使命的达至，更是李小青在前途未卜之际，紧贴现实，徒步渡河，做逆行者的细节锤炼。这种文学书写，使李小青获得了全新塑造。他目睹了农村现状，艰难紧随却毫不动摇地参与了新农村建设。

由李小青，我们想到当下的新农村建设，要向“新山乡巨变”冲刺，就应该多集拢一些有识之士，让他们在乡野最需要的地方，发挥聪明才智，不违良心，不懈奋斗，追求真理，踏实苦干，以影响带动更多人，唤醒他们沉睡的故园意识——作者真是煞费苦心。

我之前认为，作者是在老老实实讲故事——本就是文学书写么！而当定睛细看时，发现他其实留



▲《种粮记》
李桂平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了许多后手。小说通过显见的矛盾，让新旧乡村和新老农人之间，建立起了一种“奇怪”的联系，形成了二元结构——乡村的新与旧，离散又黏合。作家分别探查了人物的心灵秘境，着力破解了故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整个文本及其艺术处置，因而变得更加结实和饱满。我在这个文学文本当中，听见了风吹林杪之时的万壑涛声，其中夹杂着的，同时还有传统耕读方式、旧时稻作文化和革命性新变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回音。

“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希望与活力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在记录时代、反映现实方面的强大力量”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义勤对《种粮记》如此评价，新时代的乡村充满着丰富的创作素材，《种粮记》以粮食生产这一核心要素为切入点，聚焦年轻人返乡创业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，既具有较强的可读性，又具备深刻的现实意义，生动展现了乡土与时代的张力融合。



触摸殷商的温度

□ 李莉

静夜打开《妇好》，一阵白雾自书页里弥散开来，白衣女子在月夜中浮现，她手中的玉笄泛起三千年未凉的光晕，我跟随作者推开一扇时空之门。查百合的《妇好》以“穿越对话”为经，用短剧结构作骨，以极具画面感的语言织就了一张古今同屏的奇幻之网——让读者在光影流转中触摸到殷商温度，读懂历史小说在当代的新生。

打破叙事边界的穿越架构

《妇好》开篇，“一团白雾从林子中窜出，一串微光，一道白影缓缓地飘出”。没有冗长的时代背景铺垫和繁琐的人物关系介绍，作者用幻想色彩的笔墨，使女性从白雾中“飘”入当代语境。她手持的玉笄，是殷墟博物馆的文物，是虚实相连的参照物。“你在写我？”不能胡乱“瞎编”，把读者瞬间拉进了古今对话的叙事场里。

这种穿越架构的精妙之处，在于它并非猎奇的噱头，而是重构了历史与当代的关系。前言中，妇好望着林中昏黄的灯光感叹“变了，变了，换了人间”，这种跨越三千年的视角碰撞，让“古”与“今”形成奇妙的互文；我们通过妇好的眼睛审视现代文明的喧嚣，也透过“我”的追问，挖掘殷商文明的深邃。结尾处，这段对话在晨曦中达到高潮，妇好诉说难产丧子之痛，谈起与武丁在匡山（今庐山）的温情往事，最后化作白雾融入晨光——从夏夜到晨曦，从初见到话别，这段穿越既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，更实现了情感的闭环。

这种叙事方式使“历史真实”与“文学想象”达成了和解。“伐土方”“侑于妣辛”等碎片短句，就像散落在时光长河中的拼图。作者没有强行将碎片拼成刻板的英雄画像，而是通过“我”与妇好的对话，让这些碎片聚合。当妇好说“我不认识你们，我却认识悲痛。大商的子民，我没有经历过死亡，却时时心在刀绞”，那些冰冷的征伐记录有了情感的根系。这种以对话激活史料的手法，让历史还原出能呼吸、会疼痛、有牵挂的生命。

分章如镜的场景化叙事

若将《妇好》的篇章拆开细看，会发现每一章都是一出独立的短剧，有明确的场景、冲突，上下文之间又有互文和意向性。如篇章一的结尾和篇章二的开头：“一个生命在死亡，另一个崭新的鲜活的生命诞生……”辽阔的原野，从东贯西，是一条曲曲折折的河……”情绪在结尾处意蕴袅袅，但是马上又展开新的一番气象，希望迎面而来。

妇好在西亳做的最后的祭祀，如同一部微型电影，从“天将破晓，枯枝燃烧因瘟疫而死亡的尸体”“太阳升起，妇好亦踏上祭坛”，到“妇好凝聚全身最大的力量，嘴里诵出了最响的祷文”——明暗动静间，既有宏大的祭祀场面，又有细腻的情感细节，文字在此化作流动的光影，使三千年前的一幕幕场景清晰地铺陈在我们的眼前。

长镜头叙事的人文气质也游走在字里行间。“屋内，许久的静谧沉寂。甘盘立马起身，从容踱步到南窗望着窗外。窗外，秋雨跌落，天地冷意散失，一丝风吹进他的鬓发”“牛、羊、鸡、犬也蜷缩在茅棚里，而远处，山顶泻下一条白帘，云雾起伏在树林、野草地上”……这样的描述，让时间自然流淌，是创作者将自我隐于镜头之后，让人物与天地自然完成精神对话的美学选择。

文字在眼前开花

读《妇好》时，常有一种“文字在眼前开花”的错觉——作者的笔墨能将抽象的历史场景，幻化成一幅视觉画面。这种画面感源于作者对“细节真实”的追求，更源于他对“意境营造”的自觉。

尤国之战后，当妇好凝视着牺牲的勇士，地面“孕生着一片野花，从地下烧到了地面”“战士的雀跃、箭丛的铮响、玄鸟与亚形族徽旗帜的猎猎声，再叠加上黄昏时分云城楼传来的鼓点，所有声响与光影都被风吹倒进土地里”。我惊叹于这组文字的描述，一个“烧”字和“吹”字，像熔炉一样，将死亡的沉重与生命的倔强融入土地，让读者如置身战后黄昏的战场，亲历那份悲怆与激昂。

不仅有战争的场景描绘，对意境的营造也使《妇好》抵达写意的境界。文中描绘中国人的爱情是“海棠花”“月光”“手相握”等，含蓄而动人。这种写意式的画面，犹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，将无尽的情感隐藏在留白处，使读者在想象中体味历史人物的细腻心境。古雅通俗的语言平衡，使画面兼具历史厚重感和当代可读性。

此外，本书能引发古今共鸣。妇好是母亲，身上的母性之爱，是跨越时空的共通之情；她是王后和将军，怜惜战士的生命，是执政者宝贵的底色；她是武丁的妻子和战友，不仅可以同赏匡庐海棠，还可以一同奔赴战场，是亲密关系中让人感动的依靠。作者笔下的妇好有着“母性”与“大爱”的感染力。这两者交织在一起，让这个三千年前的女子，依然拨动我们的心弦。

午夜时分，书页轻阖，海棠香与雾气交织。作者从甲骨卜辞中辨认妇好的征战轨迹，从考古报告中还原她的生活细节，让那些沉睡的历史灵魂，终于在笔墨搭建的桥梁上，与万千读者完成一场温柔的重逢。



▲《妇好》
查百合 著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人对温暖和爱的感知是相通的

——作家赖韵如访谈

□ 刘慧琴 廖伊琪 本报全媒体记者 谢龙龙



赣南自古就是文化沃土，红色文化、客家文化、宋城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。作家赖韵如生长于赣南红土地，这种地域基因也深深融入到她的创作里，浸润着她的生活。一直以来，赖韵如深信，唯有扎根于生活的沃土，文字才能蓬勃生长。对此，赖韵如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心得。

问：在散文创作中，您是如何体现地域文化的独特质感与精神内核的？

答：迄今为止，我的散文创作着重讲述见闻、经历和思索，将赣南大地上的乡风民俗、客家文化引入叙事，如老屋、祠堂、吊脚楼、晒秋、茶事等。我看重散文创作中难得的“真”气，尽量真实地表现生活，尽可能真诚地打开自己，保持情感真挚地叙事，并在写实和再现的常态叙事中，适当融入写意和表现的元素，从而使笔下所写变得更为鲜活、丰腴和深沉。比如《阳台记》中，我真诚打开自我，根植阳台之上，又游离阳台之外，书写从乡村到城市的奋斗青年的现实困境和精神期许；《听，火在笑》以“火”为核心意象烛照全篇，通过叙述热烈的春节气氛，传递出客家人传统深处蕴藏的勇毅和坚韧。我热爱客家人的方言口语，它古雅天真幽默，我希望练就一种有自我辨识度的语言，它宽厚而松弛、深情又克制、温婉又有力量。

问：您的创作横跨散文与长篇小说，从聚焦现实生活的散文到驾驭宏大历史题材的《驼峰天使》，创作过程中，需要怎么去调整呢？

答：我之前从没想过会去写小说，但对我而言，这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：一是延续“关注小人物”的创作内核，散文中我常书写向上、向善、向善的普通人，这份对个体命运的共情，自然延伸到小说创作中；二是借力散文的叙事基础，这份叙事感让我在构建小说情节、刻画人物时更为顺畅；三是本性里的“慢”和“拙”，创作长篇需要极强的耐力，彼时，我创作遇到瓶颈，又要兼顾工作与照顾孩子，于是每天清晨四点起床阅读史料，然后动笔写个几百字，似乎不管写得好不好，做完这件事我才能心安。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，让我得以打磨叙事逻辑、积累创作动力，最终完成了这场对自我的“小小冒犯与跨越”。

问：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在收集资料、寻找素材上存在哪些差异？您如何克服调研中遇到的困境？

答：调研就是生活，比如现实题材作品《茶香与桃红》。赣南是我的故地，生于斯长于斯。年少时

每天看茶农采茶、炒茶，看农民耕种秋收，自己也参与进去。我听他们聊家常，然后记录父辈的悲欢。我是“在场者”，素材就在日常里。那些细节就像长在我的身体里，真切融在自己的骨血与脾性里，造就我是这样的我，而不是那样的我。

历史题材是不一样的，我面对的是过去的、零碎的史料，得从纸堆里“挖”，靠合理想象补充。比如《驼峰天使》，对历史真实的追寻与重塑之路充满艰辛。其原型人物的后人访谈困难，经过内心挣扎，毅然舍弃纪实原稿，重起炉灶。我开始思索，“驼峰天使”肯定不是指向某个人的荣誉称谓，而是我们民族在抗战时期驼峰航线后方的一个群体。秉承对各类史料严谨的考据与文学想象力，我用长篇小说形式使文本呈现出更为丰满的形象，从而更接近历史的真实，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。

问：您如何理解“个人微小的欲望与情感”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价值？

答：为创作《驼峰天使》，查阅资料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小细节，一个战地护士幼时曾怀揣一个裁缝梦，因为时代缘故，历经战火，小小愿望并没有实现，到90多岁，她还珍藏一把铜制熨斗。我来自裁缝家族，缝纫机的节奏声，早已融入我的血液。当我审视这位历史上的女性，一种奇妙的共情穿越时空，击中了我。

宏大历史从来不是空洞事件的堆砌，而是由无数个个体的微小欲望与情感支撑起来的。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人们想吃、想爱、想追求美好事物的本能从未改变——这些小追求是人性最本真的体现。当战争无情剥夺这些美好、中断这些情感时，历史的残酷才更具冲击力，它会摧毁这些平凡却珍贵的生活期待。这些个人化的情感与欲望，让宏大历史变得可感、可触，有温度，也让读者在共情个体命运时，真正铭记历史的重量，这正是它们最核心的价值。

问：您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否凝聚着您对“女性力量”的持续思考？这种力量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哪些共通性与差异性？

答：写下战争时代那些平凡、美丽、坚强的女性时，我常常在想，若我生在那个年代，应该也会如她们一样，用平凡之躯捍卫生命、守护和平。这种共通性或许体现为无论时代如何更迭，女性往往坚守对生命的敬畏之心，对他人的真挚善意与对信念的执着追求。而其差异性，则展现在具体的表达形态上：抗战时期的女性以平凡之躯践行生命守护、捍卫和平理想，当代客家女性的力量既体现在她们的



▲《驼峰天使》
赖韵如 著
三环出版社

本性中，也体现在城乡生活变迁的进程中她们不断成长的韧性与生活智慧里。不同时代的女性力量，皆力求贴合所处的历史语境与现实生活场景，希望能呈现出些许独特的时代意蕴。

问：您认为“人性之光”是否是作品超越题材局限、引发读者共鸣的关键？

答：我留意生活里的细碎暖意，这种日常的温柔，让我能把文字，变成真切的行为。最后把这些都揉到一处，让纸页上那些原本单薄的名字，真的活成了拼尽全力生活、奋斗过的人，她们的善意和韧劲儿，就顺着这些细节透出来了。我一直觉得“人性之光”是我们创作的根本。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，题材或许没有边界，但人对温暖和爱的感知是相通的。

问：在接下来的创作中，您有什么新的追求？

答：我想将来能让自己更有文体意识，更精进语言。我很怀念年少时的一段寄居生涯——12岁到18岁那段求学时光。在一个寄居的小院子里，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，也留下很多趣事、困事与困惑，院子的主人是自称“客家乡绅”的老爷爷，是个有趣、侠义、率真、拧巴的人，他的生命历程充满悲壮色彩，他的夫人教会我很多东西。他们是我的恩人。他们已经离开人世，留下一处荒院和许多回忆。这让我不断看到时光的吊诡、生命的恩赐与人世的孤独。我想写下来。

我一直很看重赣南这片土地给我的滋养。我从小在赣南生态优良的山区长大，作品里自然带着一股原始又鲜活的气息。再加上我本身是客家人，我们祖先一路南下、落地生根的闯劲和韧性，我也特别想在作品里展现出来。赣南本身有着特别厚重的历史底蕴，在未来的创作里，这些地域特色和多元文化值得深切地关注。

（赖韵如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获得第三十二届“东丽杯”孙犁散文奖。长篇小说《驼峰天使》获得江西省文艺基金资助项目，2025年11月入选“中国好书”推荐书目）